

## 轶闻掌故

## 费范九投书正传闻

□赵鹏

章开沅先生曾记述1962年初研究张謇而来南通时,“有幸见到费范九、管劲丞、徐海萍等对张謇了解较多的老人,他们或参加座谈,或个别会晤、或导引参观,为我提供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感性认识。费老的平易近人、管老的滔滔雄辩、徐老的冲淡闲逸,都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。”这三老中,费范九因为与张謇关系最近,所以对张謇的了解最为真切,只不过他不像管劲丞那样留下许多相关文字,通常容易被人忽视。其实,看到有关张謇的不实传言,他还是要主动地纠正的,最近看到他的一封信正是一例。事情是一篇关于扬州徐宝山的文章而引起的。

1962年6月,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,其中刊有一篇由谌秉直、蒯明荪、王炳钧联合署名的《扬州徐宝山片段》,编者为此有按语云:“本稿系由谌、蒯、王三者的原稿综合而成,取材于谌稿最多,谌先生在辛亥年扬州光复后曾任徐宝山的参谋长。”写这个按语,似乎是想说明材料的可靠性。然而,当费先生看到此文后,认为其涉及张謇的一个故事不符合事实,于是于8月2日致信编此书的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,细述理由,希望作者予以更正。此信把事实交代得很清楚,文字也通俗明了,现全录于下: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:

近购读您会编印之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,内容真实简要,为人人爱读之史料,在当前精神生活上,胜于珍馐锦绣万倍,欢喜拥护之至。惟读谌、蒯、王三君所写《扬州徐宝山断片》一文,中有云:“张謇在南通外三十里唐家闸设有通海垦牧公司,该公司经理江导岷为其子作十周岁,张謇以一把重十两的金锁相赠,江即套在小孩颈上,以示炫

耀。不想在这天,宾朋满座,热闹非常情况下,突来暴客五十多人,把所有客人洗劫一空。最后找着小寿星,见颈上有金锁,就想取下,不想金锁甚紧,急切难下,暴客掏出利刃,将小孩的头割掉,取锁而去。”这一段事实,或是谌、蒯、王三君传闻之讹。江导岷确是通海垦牧公司经理,通海垦牧公司设在通州东乡一百廿里的海复镇,不在唐家闸,唐家闸亦只距州城十五里,没有三十里。江导岷仅有一子,名江启愤,至五十多岁才病死。我与江导岷数十年往还,江导岷尚有一位老学生邱云章犹健在,皆不闻其在通有这一段情事。至张謇平时俭啬,其赠人礼物,以文字居多也,断不肯虚掷黄金十两于小孩一锁之中。特此奉达。

再,《张季子九录·自订年谱》卷下,光绪廿六年庚子五日下,载有一事,其文云:“言于新宁,招抚徐怀礼,免碍东南全局。”是张謇亦曾与刘坤一接洽招抚徐宝山,足为此文添一真实有力之资料。敬祈您会一并转商谌、蒯、王三君订正何如?此致敬礼。七六老人费范九上。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。邮址:本省南通市水仓巷四号。

读过信中所述,那则故事的真伪则可判然以别。至于附补一个材料时所言“足为此文添一真实有力之资料”,我觉得费先生似有言外之意,因为此是“真实有力”,则彼文恐怕就差此四字。文史资料的撰写有个“三亲”原则,即亲历、亲见和亲闻,一旦看到不加甄别,采用不实传言,宜乎费先生要写此信来正传闻了。

附说一下,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6月所出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的新一版,《扬州徐宝山片段》里已不见费先生所引的那部分内容,显然是得到了更正。

## 40多年前农村建房费用

□程太和

前段时间,遇到一位从银行退休的老干部,当谈到现在的房价时,他说,这简直不敢想象,现在房价高得太惊人了!50年前,他在农村信用社工作,当时社里准备建5间营业用房,大约200平方米的样子,他们向县人民银行打了报告(当时,农村信用社属县人行农村金融管理股管理),拟建200平方米营业用房,每平方米造价约需资金50元,总计造价10000元。县人行同意该社在老营业用房的基础上翻建200平方米营业用房,但要求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45元以内,总造价不超过9000元。他们按照县人行的要求落实基建工作,但最终结算时总造价达到9400元,也就是每平方米造价达到47元。为此,信用社领导受到县人行的批评,并要求将超支的费用在其节余的办公经费中列支。

由此,我想起了40多年前农民建房的一些情况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农村搞方整化,土地成片,居住

在线,原来住在老庄子上的农民,陆续搬迁到新挑的河线上,有钱的人家盖起了平瓦房,没钱的人家仍然盖着草房。当时建3间平瓦房需要多少钱呢?需要1000~1200元钱。其中,红砖约10000块,每块3分钱,需300元(这是最大的一笔开支);两根水泥中柱约20元(中柱两边的大插及壁柱用家中的杂木,无须花钱);9根水泥桁条约90元、木椽约100元、旺砖约100元;红平瓦1200片,每片1毛钱左右,约120元;石灰50元;建房人员工资50~80元之间(主要是木、瓦工工资。小工工资,农民之间互相帮忙,无须开支);招待费用100~120元。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,总体费用也就在1000元上下。3间瓦房的建筑面积在65~70平方米之间,总造价1000元,也就是每平方米的造价在15元左右。当时,一个农户家中能建起3间瓦房,加上一张米柜(圣柜)、一张八仙桌、一张木床,找儿媳就不成问题了。

## 崇川往事

## 大王庙小学旧事(下)

□李大潜



李大潜院士在钟楼上留影。

我虽然现在人称是数学家、甚至是著名数学家,但在小学阶段并没有表现出数学上的天赋。记得在学整数的进位加法时,为了怕算错,家里人建议我用手指来帮忙,我有时确也照计行事。我曾开玩笑地说过,手指是我最初使用的计算机,可见当时并没有达到“条件反射”般的熟练程度,现在恐怕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学生了。

小学四年级念完,就结束了当时称为初小的学习阶段,后面的五、六年级称为高小。这时父母亲打算为我换一个更好的学校,准备将我转学到通师一附。我自己并无主见,但我曾在通师一附参加过讲演比赛,对那儿古色古香的校园也是向往的,于是参加了转学通师一附高小的考试,但全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,事先没有做一丁点儿准备就进了考场。通师一附的老师听说大王庙小学的第一名来应试,倒有些好奇,时不时过来看一下我在考场上的表现。如果考的是我在大王庙小学学过的东西,应该难不倒我,但当时大王庙小学的教学进度比通师一附慢,最大的不同是到四年级还没有教过处理大、中、小括号的规则:要按照先“小”后“中”最后“大”的次序来化解。对于这部分试题,我根本不知所措,手忙脚乱瞎摆弄一阵,结果可想而知,实在愧对那些在考试中不时关注着我的通师一附的老师了。

大概受了“宁为鸡头,不为牛后”观念的影响,父母因此不再主张我转学,我仍留在大王庙小学继续上五年级。五年级结束,父母亲就要我跳级升入初中。升学的首选,自然是南通中学,它久负盛名,且是父母的母校,进通中学习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虽然是以同等学力的名义参考,但我没有上过六年级,很多内容都没有学过,基础是不牢

固的。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就是一个必考而我一窍不通的内容。临时抱佛脚,请来南通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到家中辅导,他带来南通中学的一些油印的辅导材料,在夏夜昏暗的灯光下,费力地向我灌输有关鸡兔同笼的知识。有关鸡兔同笼的问题,现在小学四年级就能讲清楚了,但不知道这位老师讲得不得法,还是我笨不可言,他的辅导竟不能使我开窍,考进南通中学的梦想终成泡影,我只能在商益中学开始我的初中学习历程。

上面的这些情况充分说明,就数学的学习来说,我在小学阶段总的说来是后知后觉的,一直到了高中阶段才逐步对数学有了兴趣,有了感觉、有了热爱、有了追求,并最终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。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,也正是这一个清醒的认识一直推动我不断攀登、努力奋斗。现在看来,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及机遇的总和,绝不能对人过早地下结论、定终身,在小学阶段更是如此。让天真的小学生尽情地享受他们欢乐的童年,自由自在地发展与成长,绝不向他们加压、拔苗助长,看似无为而治,实际上恐怕是小学老师和家长们最最英明的决策。你们的学生他年成才以后一定会回过头来、衷心地感谢你们的宽容、大度和培养的。

离开大王庙小学,就不再和她有什么直接联系了,但每次路过它在环城南路上的大门,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,向那儿的校园投出深情的一瞥:我是从那儿走出来的,那儿有过我金色的童年,我毕生的事业也最初从那儿起步,我对她怀有深深的眷恋和敬意,我的心是和她连在一起的。

2021年11月